

德国著名哲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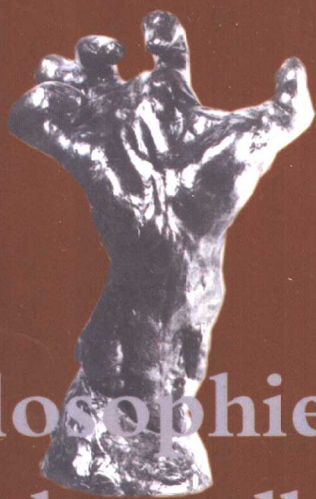
[德] L.J. 庞格拉茨主编

E. 布洛赫等著

张 慎 等译

上册

自述



Philosophie in
Selbstdarstellungen

東方出版社

B516.5

2

:1

德国著名哲学家

自述

[德] L.J. 庞格拉茨主编

E. 布洛赫等著

张一慎等译

上册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28062

Philosophie in
Selbstdarstellungen

北方工业大学

原 编 者 序

VII

“大约 1920 年前后,出版社的哲学顾问雷蒙德·施密特(R. Schmidt)博士产生了一个想法,即以一种真实可信的形式对当代哲学作一概览,也就是编一本哲学家辞典。在和他人的交谈中,尤其是与保尔·巴尔特(P. Barth)、汉斯·德里施(H. Driesch)——他当时刚受聘赴莱比锡任教——和汉斯·费英格(H. Vaihinger)的交谈中,这个想法被进一步深化。他们认为应介绍个人成就的心理起源(德里施),并且清楚阐明各本著作与其他活动之间的联系。”费利克斯·迈纳(F. Meiner)用这几句话介绍了 1922 年开始推出的《当代科学自述》系列丛书,施密特主编的《哲学自述》为该系列之首。在首发取得成功后,又开始准备其他科学领域的类似丛书,它们是:医学、法学、艺术科学、国民经济学理论、历史学、宗教学、教育学和书籍业。1929 年时,这套系列丛书已出版了 32 卷,后因经济原因而不得不停下来。今天,这套丛书显露了它自身具有的宝贵科学-历史价值。弗洛伊德、格奥尔格·克申施泰纳(G. Kerschensteiner)、海尔曼·凯泽林(H. Keyserling)伯爵、阿尔伯特·施魏策尔(A. Schweitzer),就是其中的几位著名人物。

1972 年,伯尔尼的汉斯·胡伯出版社重新接纳了这个传统想法,推出《心理学自述》作为该丛书的第一卷,一年以后又出版了《心理疗法自述》,1975 年,第三卷《精神病学自述》又开始付印。由于汉斯·胡伯出版社的重点在心理学和医学方面,为了重新开始

这套人文科学丛书的出版工作,他们不得不求助于《自述》的最初出版社,该出版社公开表示了使古老传统再次复兴的兴趣和决心。

最初被选中的是三个相互联系的学科:哲学、教育学和社会学。《哲学自述》再次成为该系列之首,它将有多卷本形式出版。

新的系列应受以下一些关于科学自述的价值与特殊性的思想的引导:

“经历过的与认识到的”,威廉·冯特(W. Wundt)以这句话作为他自传(1920)的标题。如同他在前言中所述,他把他的一生理解为由经历过的东西与认识到的东西组成的一个整体。他说,经历的东西是“那些最贴近的、由诸神们告知的东西,而认识的东西则是那些较好的、由诸神们赐予的东西”。通过与经历到的与认识到的东西的联系,自述可以展示一位学者思想的心理起源,人们可以通过他个人生动的描述重新经历这种心理起源,这对读者无疑具有特殊的感染力。这种科学认识交流的形式首先受到那些对科学问题感兴趣的非专业人士的欢迎。不过即使是专业人员,也只有在知道谁这么想过或写过,谁怎么产生这些想法后,才会对某位作者的一些思想、命题、著作有透彻的了解。

正是通过经历到的与认识到的东西的联系,“自述”显示自己又是进入科学领域的导言,它以自己的原创性与其他来自第二手和第三手的导言、引论和教科书之类的东西区别开来。它的特殊优越之处在于,它所收集的各篇文章不是按流派、学派或其他体系性观点,而是按外在事实排列的。借此,哲学研读者们将面对各不相同的理论观点、解释、立场,并受到激发,以对它们进行比较、讨论及形成批评性判断。同时,这种导言形式也会使他不受一种惟一与神圣的科学图像的蒙蔽。他能经历寻求与发现、抛弃与新起点,并留下深刻印象;他能认识到科学并非一种固定不变的状况,

而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就哲学界来说,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哲学”。

此外,“自述”还为科学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建筑材料,因为作者们还介绍了他们曾遭遇到的一些伟大人物,他们从这些伟人身上获得了决定性的动力。因此,一位作者可以成为科学史事实的乘数。

最后,科学的“自述”也为当代史做出重要贡献。冯特在政治动机中,在参与与“国家和社会利益”有关的政治活动中,发现了他一生中最起作用的动机。他认识到学者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科学史与时代史之间纵横交错的相互联系。每位研究者和思想家都是现行社会文化结构的成员之一,都被卷进现实政治事件之中。因此,政治事件也在此留下自己的积淀。从科学立场出发,时代事件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理解。“自述”得以为历史研究提供自己独特的文献资料。

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只与哲学有关。哲学作为科学之科学,今天还具有昔日的地位吗?我们与德国唯心主义时代的思想家不一样,我们不是生活在哲学的时代。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主宰着当代科学的图景。科学哲学取代了哲学的基础地位。这当然是有理由的。各门单独学科基本以新实证主义的科学理想为其定向。不能被测量和计算的东西、不能被控制的东西、不能被预测的东西,就不被认可为科学。这种科学理想不能使哲学作为哲学为自己所占有和利用。因此哲学对一些科学学科来说,似乎是一人不相关的陌生人。

由于哲学家个人不再能驾驭不断增长的专业科学成就的积累,哲学与各专业学科之间的异化就更为加剧了。难道哲学家不必掌握专业知识作为他进行思维的基础,以便与科学界就基础问

X

题展开讨论吗？难道哲学家必须精通各专门学科，才能从事哲学研究吗？难道哲学家反思“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从其基础开始考虑这些问题，还不足以为道吗？当哲学面临如此窘境时，似乎这个时刻已经到来，即哲学自己介绍自己，有名望的哲学家们发表自己的见解，寻求回答下述问题：哲学对今天的研究者们、对今天的人类有什么话要说。

许多人参与了本书的工作，我想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我首先要感谢那些作者们，他们回应了我向他们发出的参与这项工作的邀请。有些作者向我保证，他们十分愿意费心劳神做这项自我质询的工作，因为这一方式可以用温柔的暴力促使他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及著作，否则这项工作总无法提上工作议程。

我特别要感谢出版商理查德·迈纳，我和他通过良好的共同工作而建立起紧密联系。尽管当时有不少疑虑，他仍大胆地重新开始“自述”系列的工作，并以建议和行动促使本书得以问世。

多里特·霍恩(Dorit Horn)女士为本书的组织和信件来往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安妮玛利亚·绍尔(Annemarie Sauer)女士重新抄写了有些难以辨认的手稿，并整理文稿使之能交付出版。

L.J. 庞格拉茨

维尔茨堡，1975年1月

本书是20世纪23位最著名的德国哲学家的自传，主要讲述他们“经历过的与认识到的”。

本书的最独特之处在于其原创性。本书文章均由不同流派、不同学派的哲学家自己写成，这使得本书同那些由别人写成的传记或教科书区别开来。读者可以通过哲学家本人生动的描述，经历哲学不同的心理起源，面对不同的理论观点和解释立场，并受到激发，对它们进行比较、讨论及形成批评性判断，感受哲学的“生生不息”。

哲学对今天的研究者，对今天的人类有什么话要说？让我们聆听哲学家自己的言说吧！

责任编辑：刘智宏
田士章

特约编辑：张英

版式设计：程凤琴

封面设计：颜国森

目 录

(1)	原编者序
(1)	恩斯特·布洛赫
(13)	约瑟夫·M. 波亨斯基
(40)	阿洛伊斯·登普夫
(82)	赫尔曼·格洛克纳
(118)	汉斯-爱德华·亨斯滕贝格
(187)	帕斯卡·约尔丹
(208)	维尔纳·马克斯
(228)	约塞夫·皮佩尔
(253)	赫尔穆特·普列斯纳
(290)	人名索引
(309)	名词术语索引

恩斯特·布洛赫

(Ernst Bloch, 1885 ~ 1977)

E. 布洛赫 1885 年生于德国路德维希港, 1977 年在图宾根逝世。他是与卢卡奇齐名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他力图在现代哲学和社会学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 有不少“离经叛道”之处。他终生致力于一种“希望的哲学”。他所主张的现代乌托邦思想在 20 世纪 60 ~ 70 年代对青年学生的抗议运动产生了极大影响。他的作品思想独特, 语言丰富, 寓意深刻, 不落俗套, 至今仍为青年一代所喜爱。

生活的道路

人们最好不要很快地蜷缩成一团。即使遇到危险,也不应任人宰割。最重要的事情是保持身体康健,精神振奋。

我们周围不乏类似情况。人们的善良德行可以完全凭借自身而引人注目。人们感激这些德行,如同在品尝一道佳肴时认为它值得感激一样。在中小学时代,我所有的同学都是我的朋友,却没有一位老师成为我的朋友。显然,许多人都有相同或相似的经历。第二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去学着忍受压力。我的故乡路德维希港被称为工人之城,那里的人们很早就开始阅读政治书籍。我16岁时就阅读了康德的一些短文和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17岁时写了一篇《论力及其本质》的文章,当时我试图将自然和历史中力的本质(物自体)规定为“客观的幻想”(objektive Phantasie)。随之而来的(青春期结束后)是研究心理逻辑学和反传统形而上学的阶段(包括与伯克雷建立联系和与马赫通信)。1905~1906年,我投师于慕尼黑大学Th. 利普斯(Lipps)门下,第一次接触了舍勒,并通过他接触了胡塞尔。1907年我22岁时,写了《论“尚未”范畴》一文,它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次突破。它首先从心理学方面探讨了某种主观上还未被意识到的东西,而在这种东西背后正隐藏着与那些客观上尚未形成的东西之间应有的一种相互关系——当然是具体和空想的。1908年,我在维茨堡大学屈尔佩(Külpe)教授指导下完成了那篇论李凯尔特(Rickert)的博士论文,它在认识论方面接受了《论“尚未”范畴》那篇文章的一些论点。论文结尾处明显地涉及到了“上升的沉重过程”。

去注意那些微不足道的实在性(并未停留在印象主义上),还以一种不断增长的强烈责任感密切注视着尚未解决的现实之间的联系。1911年,我在海德堡与卢卡奇相识并成为朋友,精神相通使我们的友谊持续了10年之久。我们都赞同黑格尔关于建立一个总体系的愿望,当然是一个不断被辩证-矛盾所打断的体系。我更赞同一个能向未来开放的“来世的”(eschatologisch)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在1923年出版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但他到了晚年却坚持正统立场,这就从客观上使我们的友谊告一段落。

1915年,我在伽米希开始着手准备《空想的精神》一书。当时除了阅读黑格尔著作外,贝多芬的音乐也常在我脑海中回荡,与“蓝色骑士”这一艺术团体的表现主义也有所接触。新婚不久,我就着手写作《空想的精神》,1917年在伊莎塔的“绿森林”中封笔。在伽米希,我还为写作《痕迹》一书作准备,当然它直到1930年才得以出版。1921年的慕尼黑处于日益昏暗的反动气氛中,我完成了《闵采尔》一书。在辍笔休息一段时间后,我在金色的20年代里在柏林完成了《当代的遗产》一书(本书当然可以不无讽刺地以“金色的20年代”为副标题)。在流亡布拉格期间,我为《物质概念的历史和内容》一书作准备,但直到1972年我才将它略加充实后以《唯物主义的问题、它的历史和内容》为名出版,这本书拉紧了空想-物质(Utopie-Materie)这张弓。以后我流亡美国,依靠我妻子的真诚帮助渡过了这段危机,并在一种卓有成效、不受干扰的宁静气氛中完成了《希望的原则》、《自然法和人的尊严》、《主体-客体:对黑格尔的解释》等著作。

1949~1956年,我任莱比锡大学哲学教授,对当局日渐不满。1961年,我移居联邦德国,在图宾根大学工作,处于赫尔德林—谢

林—黑格尔的不同传统之中,与老友重逢,并结识新友,还开始与苏尔坎普出版社合作准备出一套全集。我写了《图宾根哲学导言》、《基督教里的无神论》、《论“尚未存在”的本体论》等书。1974年,我完成了《经验的世界,范畴的基本特征》这部著作。

- 劳动的问题即一种聪明的希望,不论从肯定还是否定方面,它
- 3 都是一个充满光明的希望。人们希望在研究劳动的问题时不仅仅只依靠青年马克思,更希望行进在哲学实验的各条道路上。

世界作为问题,即世界作为实验

我们再次从我是的“是”这个系动词开始,它十分模糊不清。它自身酝酿着某种东西,从近处无法看清这些东西,它们想作为纯直接的东西从近处离开。有这样一个真正的问题,无论何时何处,它首先都询问自身,询问它那想把握自己的 Daß,这是一个本身完全不可把握的东西。这个问题是从我们的惊奇和惊讶,从一种原初惊奇中产生的:存在着某种东西,它们能超出自身,并围绕自身旋转,希冀通过与自身的距离,装出一副企图做点什么的樣子。不仅在旋转起点,而且在全过程中,这种惊奇作为一个无法解答和不可消除的问题始终无处不在。它涉及到万事万物的原点,即虚无,它不能忍受这种虚无;它还涉及到饥饿和黑暗,黑暗是由所有显现的东西在刚被经历的此时此地瞬间所造成的。无疑,我们所使用的词既多又含糊不清,难以阐明原点一词所指东西的意义,况且这些东西本身也含糊不清,令人感到突然。

这个谜并没有躲藏在遥远的天际,它就在我们附近,它所提出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合适和准确的回答。这样,在进行理解时,与一切直接的东西相对立的那种含糊的东西,成为一种最精确、最

准确有效、最符合事情本身的理解。其实,近处将成为明晰性真正出现的场合,如果这种场合想摆脱黑暗的话。在此,作为起点的那个原点中的极度秘密与一个神秘之物的流行套话毫无共同之处;相反,正是这个近处,这个直接东西的邻居,制造了这个谜,它不是一个独立化的超验之谜,而是一个遗传而来的内在之谜。其结果是,不论在人们制造的清楚概念中,还是在目前已有的明晰概念中,都不能去思考那些就躲藏在近处的东西。清楚性就是一种能从经验上予以规定的与他物的区别性,然而某种东西自身却不是一目了然的。如果某种东西能使自己从他物中突出出来,并且不断地发展为直接的清楚明白,那么,明晰性就大功告成了。Daß产生的饥饿显然在力求清楚明白地揭示它自身,然而在这种内在性的最深处,清楚明白的东西也无法感到丝毫安全和满足。它里面被安放了一种从理由到发生力量之间的“过程紧张”(Prozeßspannung),这种紧张闯入世界进程中,并刺激它,直至那个不再能保持自身的 Daß 成为强硬的现实。总之,在方法论的反思和认识论的观点中,通过谓语化、计量化、客观化、多样化的种种行为层次,最后通过现实者本身在世界中的现实化,这种同一性的认识世界过程就开始了。在这个反思系列中,不断回荡着询问“Daß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的声音,我们沉重的世界作为一种试验,正行进在澄明这个问题的旅途中。答案本身还完全令人陌生;但只有一条路可走:一个画家还不在他所绘制的图画之中。在此,不仅在发问,被问者也能在其中听到自己的声音。为什么某种东西这样而不是那样行为呢?某物显现中还有什么没有得到解释呢?它对什么不清楚,难道它不知道它的大脑所在吗?它由何处来,要到何处去?这些问题已超出了我们对某种东西的单纯惊奇,它作为一个科学问题的形成而受到注意,它通过一系列尝试正不

- 断前进着接近答案。在此,这个问题与一种假设有关,这种假设虽然不能做出有决定性意义的回答,但它却是有目的地提出了这一问题。由于方式提供了许多有关的实验性论证,其中还构成了模式,就出现了许多进行证明的可能性。人们决不应对实验和模式做出实证主义式的狭隘理解。实证主义所提倡的“事实证明”在任何场合都不可能对模式形成和假设做出决断。其原因在于,不论对生活及其不断发生剧变的历史,还是对自然界来说,凡是在涉及到事实证明的地方,下述定理完全适用:证明越多,对事实越加有害。理由是:不论在历史还是在自然中,现象不论在历史还是在自然方面都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之中,因此真实的东西作为一个物化了的过程环节不能离开这个过程。这种紧张关系产生于本质所具有的一种不成熟性。这样,本质的每一个不成熟现象也就不是一个成功的现象,而当这些现象静止时,本质就几乎全完了。总之,一方面研究现象为什么要这样而不是那样存在,另一方面那个一直隐蔽的本质又没有被揭示出来,两者之间保持着矛盾和紧张;自然以自己的方式承载它。在实体那条充满困难的道路上,它的实验与实证主义所理解的实验完全不同——就像在正在进行实验的实验室中,模式特性是一尊可能的保护平安的女神。不应该把它们误解为对一种纯形式的认识技巧的方法检验和工具检查,相反,它们描述和说明了那个作为世界进程的客观-实在的同一化过程。在缩短逻辑线条时,必须给出一种限制,使这些线条都汇集到范畴的集中性上。认识不仅应在单纯理想主义-方法方面合理合法,它还应知晓客观-实在性的过程,并传递它们的信息。因此,它既不是一种完全被动的摹本,也不是一种独自动的生产,它将这两种认识活动统一成为一种客观-实在的不断塑造,这种塑造既与当时那些可把握的世界形态的潮流与潜流相一致,又传递它们的信息。
- 5

不断塑造的认识应超越那些方法-试验的东西,出现在世界试验中。世界试验正好需要能有意识地进行认识的人,需要挺立在世界过程前列的人,把这些人当做传递信息和不断进行塑造的人。不论在什么历史-社会条件下,都不能将范畴的构成单纯归之于这些条件,它们是一些还未成功、正在进行且尚无结果的尝试,它们力图客观-实在地发现和提高自己的实存方式及其实存形式。它们被分为逻辑的谓语句、在时空中的计量化、传递着的客观化、在样态与概要样态中的多样化等不同方式,最后是试图回答 Daß 是什么的现实化方式,这是现实化者自身的现实化。它们在所有那些尚未处理的样态范畴的行列及其辩证的摘要中,离开已达到的那些东西,即规定着的和被规定的东西,将那些与符合潮流和潜流的东西不断同一起来。这种情况可以被称为一种物质的逻辑化 (materielle Logikon),在逻辑定理与过程的现实范畴的共同联系中,它表露得特别明显。矛盾定理表述了相互矛盾的东西不能同时存在,因此要求一种辩证法的运动。根据定理表述了原因与结果所引起的相互传递,这时根据主要表现在潮流与潜流的决定性作用中;潜流使根据从必然性与决定性的纠缠中解放出来,使它处于这样一种联系中,即并非那些当下现实和已有的东西的形式,而是在已成为现实的东西周围的那些可能的东西的形式具有优先地位。这些可能的东西并不是一个令现实的东西完全陌生的他物,它毋宁是一种以真实东西为中介的客观-实在可能性。换言之,作为实体的特殊存在等级,它是一种在变化过程中永远开放、自身不断形成的质料。最后,同一性定理表述了在作为概要样态的范畴样态中进行同一化的尝试,当然要尽可能通过那个最近的同一化视野——它将实在-乌托邦式地揭示 Daß 与 Was 的关系——直到最终从范畴上把握住那个积极的 Daß 到底是什么。在此最重要的是:

7 这个还未被忽视的问题及其所包含的世界之谜,虽然不会因为从已有东西中得出的固定答案而得到缓解,却会被固定构造在这种回答之上因而被遗忘;否则这种回答作为合理构造的结果会造成使全部问题都消失掉的危险后果,成为已经被解除职务的东西,成为一个在经验上被遗忘的问题本身的问题,成为已经开始和变得不安的认识和世界。因此那个通过惊奇和惊讶并提出原初问题而坚持到底的世界之谜的良知有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即它正巧能对那些不可显现的东西产生激情,且始终不见分晓。对于这种尚未被纳入总体、表面看来独往独来偏离正常的方式,汉姆生(Hamsun)的小说《牧羊神》中的少女已提出了疑问:您只需想想,现在下雨啦。即使在一切对未来产生惊奇,而不是对熟悉的东西和约定俗成的东西产生惊奇之处,乐谱中那个最终要被弹奏的双强音符号也能不受任何引诱地去适应这个问题中的最深奥之处,去适应这种惊奇的最深奥之处,去适应这个问题的问题。景仰之中的崇高之物可以在瞬间成为完全松弛的东西猛击下来,就像贝多芬歌剧《菲德里奥》中进行援救时那支喇叭突然发出的信号,它是解决问题的突然开始,因有创新而显得突然。犹太人的启示论也对之作作了神秘主义思考,它认为最后时刻是随着一种自身为庞然大物的东西一起出现的,它无限地超出宇宙,没有任何一种可以忽视的、无法显现的小东西,并且与所有这些如此装备的小东西截然相反。然而就在这里,在这个充满暴力的热闹场合,在这个庞然大物之中集结起来的小东西却作为最后一个粉墨登场了;这样,新的耶路撒冷也作为一剂自己添加的解毒药出现了,它将宇宙的无限性整个视为一个真正有中心的宇宙,一个具有黄金空间的宇宙,而不是一个通货膨胀式的“大杂烩”。所有这些非现有的答案形式,还有合理构造的“转世论”答案—解释,具有一种更加神秘的方式,需要让